H. H. MU CHINESE LIBRARY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五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賢媛

○補樂羊子遊學七年。妻常躬勤養母。又遠饋羊子。常有他舍雞飛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泣而不餐。姑怪問其故。對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亦感悟棄去。列女傳曰。河南樂羊子之妻。不知何氏之女。有盜欲犯之。先刼其姑。妻舉刀自刎而死。太守以聞。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補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論語傳考讖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廉者不受嗟來之食。禮記曰。齊大饑。黔敖爲食于路以待餓者。有蒙袂輯屨貿貿而

來曰。嗟來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從而謝之。不食而死。曾子曰。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牟子大慚。乃捐金於野。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箸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爲主。母曰。不可。自我爲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史記曰。嬰故東陽令史。居縣素信爲長者。東陽人欲立長。乃請嬰。嬰母見之。乃以兵屬項梁。梁以嬰爲上柱國。

漢成帝幸趙飛燕。飛燕讒班婕妤呪詛。於是考

問辭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善尚不蒙福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故不為也漢書外戚傳曰成帝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河陽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微行過主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得幸立為后班婕妤者鴈門人成帝初選入宮大得幸立為婕妤帝遊後庭嘗欲與同輦婕妤辭之趙飛燕譖許皇后及婕妤婕妤對有辭致上憐之賜黃金百斤飛燕嬌妒婕妤恐見危中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葬園中

○補

袁隗妻後漢書袁安傳曰隗字次陽少歷顯官獻帝初為太傅馬倫是季長女列女傳曰班姬作女誡七篇馬融善之令妻女習馬倫有名於世妹芝亦有才義

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隗問曰婦
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
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請從少君
孟光之事矣列女傳曰鮑宣妻桓氏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
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
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
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
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
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
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
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

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學窮道奧。文爲辭宗。融爲南郡太守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爲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

○補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眞草唯命。於是繕寫送上。文無

○

遺誤。范曄後漢書曰。蔡伯喈女。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妙于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興平中喪亂。爲胡騎所獲。沒于南匈奴左賢王。十二年。生二子。曹公素與伯喈善。遣使及金璧贖之。嫁與董祀。

魏武帝崩。文帝悉取武帝宮人自侍。及帝病困。卞后出看疾。太后入戶。見値侍並是昔日所愛幸者。太后問何時來邪。云。正伏魄時過。因不復前而歎曰。狗鼠不食汝餘。死故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魏書曰。武宣卞皇后。瑯琊開陽人。以漢延熹三年。生齊郡白亭。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越。越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納於譙。性約儉。不尚華麗。有母儀

王云何必敕

德行。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愼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爲。其況惡乎。列女傳曰。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韙妻。潁川趙氏女也。才敏多覽。韙旣沒。大皇帝敬其文才。詔入宮省。上欲自征公孫淵。姬上疏以諫。作列女傳解。號趙母。注賦數十萬言。赤烏六年卒。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女而敎之者。曰。爾爲善。善人疾之。對曰。然則當爲不善乎。曰。善尚不可爲。而況不善乎。景獻羊皇后曰。此言雖鄙。可以命世人。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魏畧曰。允字士宗。高陽人。少與淸河崔贊。俱發名於冀州。任至領軍將軍。陳留志曰。阮共。字伯彥。尉氏人。淸眞守道。動以禮

綠至衛尉卿少子。侃字德如。有俊才而飭以名理。風儀雅潤。與嵇康爲友。仕至河內太守。

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爲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魏略曰。範。字允明。沛郡人。仕至大司農。爲宣王所誅。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旣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旣見婦。卽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敎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鄭注曰。德。貞順。言。謂辭令。容。謂婉娩。功。謂絲枲。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

王云得婦如此
[illegible]

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爲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

[illegible]設。作粟粥待。頃之允至。魏氏春秋曰。初允為吏部。選遷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將加其罪。允妻阮氏跣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不可以情求。允頷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前取事視之。乃釋然。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也。

許允為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魏志曰。初領軍與夏侯玄李豐親善。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錄尚書事。無何。有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驅走。允投書燒之。不以關呈景王。魏畧曰。明年。李豐被收。允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允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大將軍聞而怪之。曰。我自收李豐。士大夫何為怱怱乎。會鎮

王隱晉書不載其書

又云高識至此幾可與司馬宣王[illegible]到

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晝行也。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減死徙邊道死。魏氏春秋曰。允之為鎮北。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禍見於此。何免之有。晉諸公贊曰。允有正情與文帝不平。遂幽殺之。婦人集。載阮氏與允書。陳允禍患所起。辭甚酸愴。文多不錄。

門

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世語曰。允二子。奇字子太。猛字子豹。並有治理。晉諸公贊曰。奇

宗□中為太常丞。世祖嘗詣廟。帝應行事。朝
以太廟受害之門。不令接近。出為長史。世祖下詔
述允衛望。又稱奇才。擢為尚書祠部郎
徵禮學儒博。加有才識。為幽州刺史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彷彿彥雲。而令婦人比蹤英傑。魏氏春秋曰。王廣字公淵。王淩子也。有風量才學。名重當世。與傅嘏等論才性同異。行於世。魏志曰。廣有志尚學行。淩誅并殺臣謂王廣名士。豈以妻父為戲。此言非也

王云許駁大过且忽丁臣字甚是孝標語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

王云諸史至王世長乞王經母未

[illegible]

助魏不忠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敎以至今日母都無慼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孝有忠何負吾邪世說曰經字彥偉清河人高貴鄉公之難王沈王業馳告文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後誅經及其母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經不從曰吾子行矣漢晉春秋曰初曹髦將自討司馬昭經諫曰昔魯昭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亦無有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髦不聽後殺經并及其母將死垂泣謝母母顏色不變笑而謂曰人誰不死往所以止汝者恐不得其所也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干寶晉紀曰經正直不忠於我故誅之按傅暢干寶所記則是經實忠貞於魏而世語既謂其正直

復云因沈業中意何其相
及乎故二家之言深得之

○
○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爲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春秋傳曰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

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晉陽秋曰。濤雅素恢達。度量弘遠。心存事外。而時與俛仰。嘗與阮籍嵇康諸人。著忘言之契。至於羣子屯蹇於世。濤獨保浩然之度。王隱晉書曰。韓氏有才識濤未仕時戲之曰。忍寒。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為夫人不耳。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徙邊。婦人集曰。充妻李氏。名婉。字淑文。豐誅。徙樂浪。後遇赦得還。充先已取郭配女。賈氏譜曰。郭氏名玉璜。郎廣宣君也。武帝特聽置左右夫人。李氏別住外。不肯還充舍。晉諸公贊曰。世祖踐阼。李氏赦還。而齊獻王妃。欲令充遣郭氏更納其母。充不許。為李氏築宅而不往來。充母柳氏將亡。充問所欲言者。柳曰。我教

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郭氏語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剛

介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去充別傳曰李氏有淑性令才也郭氏

於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至入戶李氏起迎郭

不覺腳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充充曰語卿道

何物。按晉諸公贊曰世祖以李豐得罪晉室又郭氏是太子妃母無離絕之理乃下詔勅

斷不得往還而王隱晉書亦云充既與李絕婚更取城陽太守郭配女名槐李禁錮解詔充置

左右夫人充母柳亦敕充迎李槐怒攘臂責充曰刊定律令為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

我並充乃架屋永年里中以安李槐晚乃知充出輒使人尋充詔許充置左右夫人充答詔以

謙讓不敢當盛禮諸贊既云世祖下詔不遣李還而王隱晉書及充別傳並言詔聽置立左右

夫人允憚郭氏不敢迎李三家之說並不同未詳孰是然李氏不還別有餘故而世說云自不肯還謬矣且郭槐彊很豈能就李而爲之拜乎皆爲虛也

李平陽秦州子（永嘉流人名曰。康字玄冑，江夏人。魏秦州刺史。）中夏名士。于時以比王夷甫。孫秀初欲立威權。咸云樂令民望不可殺。減李重者又不足殺。（晉諸公贊曰。孫秀字俊忠。琅邪人。初趙王倫封琅邪。秀給爲近職小吏。倫數使秀作書疏。文才稱倫意。倫封趙。秀徙戶爲趙人。用爲侍郎。信任之。晉陽秋曰。倫篡位。秀爲中書令。事皆決於秀。秀爲齊王所誅。）遂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人走從門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動。入內示其女。女直叫絕。了其

言則自裁。按諸書皆云，壼知趙王倫作亂，有疾不治，遂以致卒。而此書乃言自裁，甚乖謬。且倫秀凶虐，動加誅夷，欲立威權，自當顯戮，何爲逼令自裁。此女甚高

明，重每咨焉。

○

○

周浚作安東時，行獵值暴雨，過汝南李氏。李氏富足，而男子不在。有女名絡秀，聞外有貴人，與一婢於內宰豬羊，作數十人飲食，事事精辦，不聞有人聲。密覘之，獨見一女子，狀貌非常。浚因求爲妾。父兄不許。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姻貴族，將來或大益。父兄從之。八王故事曰：浚字開

李云好女子與文君異殊也有好女便立家何礙酒兒

林汝南安城人少有才名。太康初，平吳，自御史中丞出為揚州刺史。元康初，加安東將軍。遂生伯仁兄弟。絡秀語伯仁等：我所以屈節為汝家作妾，門戶計耳。按周氏譜浚取同郡李伯宗女，此云為妾，妄耳。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吾亦不惜餘年。伯仁等悉從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遇。

王汝南少無婚，自求郝普女。郝氏譜曰：普字道匡，太原襄城人，仕至洛陽太守。司空以其癡，會無婚處，任其意，便許之。魏氏志曰：王昶字文舒，仕至司空。既婚，果有令姿淑德，生東海，遂為王氏母儀。或問汝南何以知之，曰：嘗見井

上取水。舉動容止不失常。未嘗忤覲。以此知之

汝南別傳曰。襄城郝仲將門至孤陋。非其所偶也。君嘗見其女。便求聘焉。果高朗英邁。母儀冠族。其通識餘裕。皆此類。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武子爲妹求簡美對而未得。有兵家子有儁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王氏譜曰。鍾夫人名琰之。太傅繇之孫。曰誠是才者。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羣小雜處。使母帷中察之。既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是汝所擬者非耶。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

劉云兩婦著

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王氏譜曰。夫人黃門侍郎鍾琰女。亦有俊才女德。婦人集曰。夫人有文才。其詩賦頌誄行于世。鍾郝爲娣姒。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郝亦不以賤下鍾。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禮。晉書曰。渾初襲父爵京陵侯。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貧。與母湛氏同居。同郡范逵素知名。舉孝廉。投侃宿。于時冰雪積日。侃室

如懸磬。而逵馬僕甚多。侃母湛氏語侃曰。汝但出外留客。吾自為計。湛頭髮委地。下為二髲。一作髢。○賣得數斛米。斫諸屋柱。悉割半為薪。剉諸薦以為馬草。日夕。遂設精食。從者皆無所乏。逵既歎其才辯。又深愧其厚意。明旦去。侃追送不已。且百里許。逵曰。路已遠。君宜還。侃猶不返。逵曰。卿可去矣。至洛陽。當相為美談。侃迺返。逵及洛。遂稱之於羊晫、顧榮諸人。大獲美譽。晉陽秋曰。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生侃。湛虔恭有智筭。以陶氏貧賤。紡績以資給侃。使交結勝己。侃少為尋陽吏。鄱

王云佳饌米下有刊落

劉云真賢母　○○

陽孝廉范逵嘗過侃宿時大雪侃家無草湛徹所臥薦剉給陰截髮賣以供調逵聞之歎息逵去侃追送之逵曰豈欲仕乎侃曰有仕郡意逵曰當相談致過廬江向太守張夔稱之召補吏舉孝廉除郎中時豫章顧榮或責羊晫曰君奈何與小人同輿晫曰此寒俊也王隱晉書曰侃母既截髮供客聞者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進之於張夔羊晫亦簡之後晫為十郡中正舉侃為鄱陽小中正始得上品也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鮓餉母母封鮓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憂也侃別傳曰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從容飲燕常有飲限或勸猶可少進侃悽然良久曰昔年少曾有酒失二親見約故不敢踰限及侃丁母憂在墓

下忽有二客來弔不哭而退儀服鮮異知非常

人遣隨視之但見雙鶴冲天而去幽明錄曰陶

公在尋陽西南一塞取魚自謂其池曰鶴門後

吳司徒孟宗爲雷池監以鮓餉母母不受非假

也疑後人因孟假爲此談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爲妾甚有寵常著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續晉陽秋曰溫尚明帝女南康長公主正值李梳頭髮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爲動容徐曰國破家亾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退妒記曰溫平蜀以李勢女爲妾郡主兇妒不即知之後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窓梳頭姿貌端麗徐後結髮斂手向主辭色

劉云言足短不能行因人而行佳其無他

顚正。辭甚慷慨。王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中興書曰。希字始彥。司空冰長子。累遷徐兗二州刺史。希兄弟貴盛。桓溫忌之。諷免希官。遂奔于暨陽。初郭璞筮冰子孫必有大禍。唯固三陽可以有後。故希求鎮山陽。弟友爲東陽。希自家暨陽。及溫誅希。弟柔倩聞希難。逃于海陵。後還京口聚衆。事敗。爲溫所誅。將戮玉臺。玉臺庾友小字。庾氏譜曰。友字惠彥。司空冰第三子。歷中書郎。東陽太守。玉臺子婦。宣武弟桓豁女也。庾氏譜曰。友字弘之長子宣。娶宣武弟桓豁之女。生子汝幼。徒跣求進。閤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腳短三寸。當復能作

婿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中書

友當伏誅子婦庾氏傳曰希聞難而逃希弟桓豁女請溫得宥。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王右軍郗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司空愔已見郗曇別傳曰曇字重熙鑒少子性韻方質和正沈簡累遷丹陽尹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庋。二謝安萬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卞鞠見几惡欲易之

籍之母之外孫也別見答曰我若不隱此汝何以得見古物

桓車騎不好着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桓氏譜曰沖娶瑯琊王恬女字女宗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着之

郗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郗氏譜曰超娶汝南周閔女名馬頭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鄭玄注曰穴謂壙中墟也

補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

孚上嚴叟

謝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王氏譜曰。凝之字叔平。右將軍羲之第二子也。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晉安帝紀曰。凝之事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凝之謂民吏曰。不須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恩所害。

王云此出玄弟婦得允言法吳要錄當為姊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夫人玄之姊。為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補

王江州為孫恩所害。謝夫人嫠居會稽。太守劉

柳聞其名。請與談義。夫人素聞劉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在帳中。劉束修整帶。造於別榻。夫人風韻高邁。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漣。徐酬問旨。詞理無滯。劉退而嘆曰。實頃所未見。瞻察言氣。使人心形俱服。夫人亦云。親從凋亡。始遇此士。聽其所問。殊開人心胸。晉書曰。劉柳字叔惠。南陽人。劉喬之曽孫。少登清宦。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簏矣。時人重其言。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

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王尚書惠嘗看王右軍夫人。問眼耳未覺惡不。婦人集載謝表曰。妾年九十。孤骸獨存。願蒙哀矜。賜其鞠養。答曰。髮白齒落。屬乎形骸。至于眼耳。關于神明。那可便與人隔。

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之衡陽。韓氏譜曰。繪之字季倫。父康伯太常卿。繪之仕至衡陽太守。於闔廬洲中逢桓南郡。卞鞠是其外孫。時來問訊。謂鞠曰。我不死。見此豎二世

作賊在衡陽數年。繪之遇桓景真之難也。續晉陽秋曰。桓亮字景真。大司馬溫之孫。父濟。給事中。叔父玄篡逆。見誅。亮聚衆於長沙。自號湘州刺史殺太宰甄恭。衡陽太守韓繪之。殷撫屍哭曰等十餘人。爲劉毅軍人郭珍斬之。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爲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

宋明帝嘗於內宮大集羸婦人。以爲歡笑。明恭后獨以扇障面。帝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爲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羸婦人形體。以此爲樂。外舍之爲歡

適。與此不同。帝怒。遣后令趣后兄景文語人曰
后在家爲儜弱婦人不知今段遂爲剛正如此
沈約宋書曰。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琅邪王僧朗之女。元嘉五年。拜淮陽王妃。太宗即位。立爲皇后。

補

劉孝綽三妹。嫁琅琊王叔英。吳郡張嵊。南史曰。嵊。字四山。吳郡人。張稷子也。方雅有志操。能清言。爲湘東王長史。東海徐悱。梁書曰。徐悱。字敬業。東海郯人。徐勉子也。幼聰敏。能屬文。仕至晉安内史。並有文才。徐妻尤爲清拔。孝綽傳曰。悱妻。所謂劉三娘者也。悱卒。妻爲祭文。辭甚悽愴。勉本欲爲哀文。既覩此文。于是閣筆。

○補

肅宗宴於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因隸樂工。是日爲假官之長。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綠衣秉簡者。謂之將軍樁。上及侍宴者笑樂。政和公主獨俛首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得此人。使阿布思眞逆人。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果寃邪。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爲笑謔之具。妾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爲之罷戲。趙璘因話錄曰。政和公主。肅宗第三女。降柳潭。

○補

元相得罪。唐書曰。元載鳳翔岐山人。唐詩紀事曰。載羈旅到京。屢陳時務。深符上旨。

擢拜中書。以貪嶮伏法。夫人王氏韞秀。少有識量節槩。頗閱掖庭。代宗欲令入宮。備彤管箴規之任。王歎曰。王家十三娘。二十年太原節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誰能書得長信昭陽之事。得罪亦幸矣。堅不從命。范攄雲溪友議曰。韞秀。王縉相公之女。右丞維之姪。初王公鎮北京。以韞秀嫁元載。久而見輕。韞秀謂元曰。何不增學。所有奩幌資裝。盡為紙墨之費。元到京。屢陳時務深契上旨。肅宗擢拜中書。按通鑑及劉昫唐書載妻王忠嗣女。且王縉與載同時作相。史言縉卑體附之。故縉終以載得罪。不應翁壻同時俱在政府。又無應婦翁卑體于女壻。則載妻為忠嗣女無疑。而雲溪友議與杜陽雜編以為韞秀縉女也。夫范攄蘇鶚皆唐時人。其所載唐事。尚

相牴牾如此。乃知野史所書。固多謬妄也

○補

中和間。時溥既平黃巢。獻俘於朝唐書曰。時溥彭城人。黃巢據長安。詔徵天下兵進討。武寧節度使支詳遣溥赴難。及巢敗陳州。溥出師討之。戰屢捷。巢之敗也。其將尚讓。以數千人降溥并巢姬妾百數。僖宗御大元樓受之。宣問姬妾。汝等皆勳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爲從賊。其居首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皆戮於市。人爭與之酒。衆皆悲慟昏醉。居首者獨不

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唐書曰。黄巢曹州寃句人。初依尚君長爲亂。踰五嶺。犯湖湘江浙。攻陷京師。僭號大齊。

宋太祖將北征。京師諠言。軍中欲立點檢爲天子。太祖告家人曰。外間詾詾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姊方在廚。引麪杖擊太祖。逐之曰。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胷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爲邪。太祖默然而出。何氏曰。太祖姊即魏國長公主。公主太祖女也。不應以杖擊。攷宋公主傳。秦國大長公主。太祖同母姊也。有姊一人。未笄而夭。追封陳國長公主。豈即興乎

〇〇補

術解

張平子作地動儀。精銅以鑄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尊。尊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設蟾蜍承之。地或動。則隨其方面。一龍吐丸。其機關巧制。皆在尊中。范曄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祖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後游太學。遂通五經。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筭之學。作渾天儀。復造候風地動儀。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合契若神。嘗一龍機發。而地不動。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官太史令。出為河間

相歡拜
同書。

○○補蔡中郎在陳留。鄰人召中郎飲。比往。酒已酣。客有彈琴於屏。中郎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以蔡君至門而去。中郎素為鄉邦所宗。主人自起追問其故。中郎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郤。吾心聳然。唯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中郎笑曰。此足以當之矣。范曄後漢書曰吳人

燒桐以爨邕聞火烈聲知其良木因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尾猶焦時人名焦尾琴

柯

○補

蔡中郎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伏滔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觀以竹為椽邕取為笛奇聲獨絕

○補

蔡文姬年六歲時父中郎於夜中鼓琴絃絕文姬曰第二絃中郎復故斷一絃以問之文姬言是第四絃並不差謬中郎云偶得之耳文姬曰季札觀吳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觀之何足不知春秋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周樂使工為之

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

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

日異哉。我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勉於難。

○○補

管公明過清河，時適大旱。太守問何當有雨。公明曰：今夕當大雨。至日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譏嗤。公明言：樹中已有少女微風，陰鳥和鳴，若少女反風，陰鳥亂翔，其應至矣。須臾雲氣四起，大雨傾注。

補

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為諸葛武侯鑄刀三千口。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水經注曰。江水自漢以上主微弱。所謂發源濫觴者也。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水經注曰。蜀中錦工織錦。濯之江流。則錦至鮮明。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淬刀。言雜涪水。涪水出廣魏涪縣西北。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又嘗以竹筒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因曰神刀。元別傳曰。君性多奇思。得之天然。陶弘景刀劍錄曰。蜀主劉備嘗令蒲元造刀五十口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直勗。意忌之。遂出阮爲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已所治鐘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晉後略曰。鐘律之器。自周之末廢。而漢成哀之間。諸儒修而治之。至後漢末。復隳矣。魏氏使協律知音者杜夔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于時絲管之聲。時之尺寸而制之。甚乖失禮度。於是世祖命中書監荀勗。依典制。定鐘律。既鑄律管。募求古器。得周

劉石新豈知勞
而烟氣亦異邪

時玉律數校，比之不差。又諸郡舍倉庫，或有漢時故鐘，以律命之，皆不叩而應，聲響韻合。又若俱成。晉諸公贊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謂勗所造聲高，高則悲。夫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致。然今鐘磬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勗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不知夔所造，時人為之不足改易。勗性自矜，乃因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校度勗今尺短四分。方服咸果解音，然無能正者。干寶晉紀曰：荀勗始造正德大象之舞，以魏杜夔所制律呂校大樂本音不和。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而夔據之，是以失韻。仍依周禮積粟以起度量，以度古器，符於本銘，遂以為式，用之郊廟。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上食筍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

車部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錢障泥。前有水。終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語林曰。武子性愛馬。亦甚別之。故杜預道王武子有馬癖。和長輿有錢癖。武帝問杜預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晉明帝解古塚宅。聞郭璞爲人葬。帝微服往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問爲是出天子邪。答曰。非出天子。能致天子問耳。青烏子相塚書

曰葬龍之角暴
富貴後當滅門

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璞別傳曰璞少好經術明解卜筮永嘉中海內將亂璞投策嘆曰黔黎將同異類矣便結親暱十餘家南渡江居于暨陽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其詩曰北阜烈烈巨海混混壘壘三墳唯母與昆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栢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

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柏粉碎子弟皆稱慶王隱晉書曰璞消災轉禍扶危擇勝時人咸言京管不及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於樹木

補

王大將軍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皷嗟稱其能俄而一槌小異王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颿槌使視之云船人入夾口世云敦善識鼓節則應識鼓又善於敦也

和公有主簿善别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鄄青州有齊郡平原有

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住。

○○殷中軍妙解經脈。中年都廢。有常所給使。忽叩頭流血。浩問其故。云有死事。終不可説。詰問良久。乃云。小人母年垂百歲。抱疾來久。若蒙官一脈。便有活理。訖就屠戮無恨。浩感其至性。遂令舁來爲診脈處方。始服一劑湯便愈。於是悉焚經方。

劉云診之似逆焚方又怪

○○補樂人王令言妙解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子當從。勿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

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

變急呼其子問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言頃來

有之令言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

必不返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

宮者君也吾是以知之帝果於江都遇害大業拾遺

記曰大業十二年煬帝將幸江都命越王侑留

守東都宮女半不隨駕爭泣留帝言遼東小國

不足煩大駕帝意不回因戲飛白題二十字賜

守宮女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顏色

在離別只今年車駕遂行迷樓記曰帝將再幸

江都有迷樓宮人抗聲夜歌云河南楊柳謝河

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子自然成

帝召宮女問汝自爲之邪曰道途兒童都唱此

歌。帝默然曰。天啓之也。因索酒自歌曰。宮木陰濃燕子飛。興亡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艷戀紅輝。後唐帝提兵入京見迷樓。曰。此皆民膏血所為。命焚之。經月火不滅

○○補

趙耶利善鼓琴嘗云。吳聲清宛。若長江廣流綿綿徐逝。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時俊決（樂纂曰。趙師字耶利。天水人。以琴道見重海內帝王賢貴。靡不欽風。舊錯謬十五弄。皆削凡歸雅。述胡笳五弄譜。弟子達者數人。並當代翹楚。卒於貞觀十年）

○○補

李龜年（楊太眞外傳曰。上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代之名）嘗至岐王宅（唐書曰。惠文太子範。睿宗第四子封岐王。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又多聚書畫古蹟。為時所稱。）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

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
州薛滿

○補
太常缺黃鐘鑄不能成李嗣眞居崇業里疑上
中有之弗得其所道逢一車鐸聲甚厲嗣眞曰
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
衆樂遂和。劉昫唐書曰李嗣眞滑州匡城人博學曉音律兼善陰陽推筭之術永昌中拜御史中丞爲來俊臣所陷配流嶺南。

○補
李贊皇作相日有親知奉使京口贊皇曰金山
泉揚子江中冷水。張又新水記載陸羽品第天下二十水揚子江南零水第

七各置一壺其人舉棹醉而忘之至石頭城方憶乃汲一瓶歸獻李飲之曰江南水味大異頃歲此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

唐書曰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元和初宰相德裕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年纔及冠志業大成貞元中以兵部尚書平章事封贊皇伯後爲朋黨所構貶崖州司戶

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五　終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六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　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巧藝

補 蔡中郎性沉審志好琴道嘉平中入清溪訪鬼谷先生故居山五曲曲有靈迹中郎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出呈馬季長王子師輩皆嘆異之

范曄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後與士孫瑞結謀同誅董卓

彈棊始自魏宮内用粧奩戲

傅玄彈棊賦叙曰漢成帝好蹴踘劉向以謂勞人體竭人力非至尊所宜御乃因其體作彈棊今觀其道蹴踘道也按玄此言則彈棊之戲其來久矣且梁冀傳云冀善彈棊格五而此云起魏世謬矣

文帝於此戲

丑云如此駁皆

經精

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爲之客著葛巾角低頭拂棊妙踰於帝典論帝自敘曰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妙少時嘗爲之賦昔京師少工有二焉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常恨不得與之對也博物志曰帝善彈棊能用手巾角時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撇棊也

○

陵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錙銖相負揭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即穨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洛陽宮殿

簿曰陵雲臺上壁方十三丈高九尺樓方四丈高五丈棟去地十三丈五尺七寸五分也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文章敘錄曰韋誕字仲將京兆杜陵人太僕端子有文學善屬辭以光祿大夫卒衛恒四體書勢曰誕善楷書魏宮觀多誕所題明帝立陵霄觀誤先釘榜乃籠盛誕轆轤長絙引上使就題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戒子孫絕此楷法著之家令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孔氏志怪曰勗以寶劍付妻會善書。學荀手跡。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世

○

山會善學人書伐蜀之役於劍閣要鄧艾章表皆約其言令詞旨倨傲多自矜伐艾由此被收也荀勗知是鍾而無由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象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宅遂空廢孔氏志恠日于是咸謂勗之報會過於所失數十倍彼此書畫巧妙之極

戴安道就范宣學中興書曰逵不遠千里往豫章詣范宣宣見逵異之以兄女妻焉視范所爲范讀書亦讀書范抄書亦抄書唯獨好畫范以爲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

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爲有益。始重畫。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耳。列仙傳曰。務光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鼓琴。服菖蒲韭根。湯將伐桀。謀於光。光曰。非吾事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詬。不知其它。湯克天下。讓於光。光曰。吾聞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讓我乎。負石自沈於盧水

顧長康畫裴叔則。頰上益三毛。人問其故。顧曰。裴楷儁朗有識具。正此是其識具。看畫者尋之。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未安時。愷之歷書古賢皆爲

之贊也

○○

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

顧長康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宜置丘壑中

○○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續晉陽秋曰愷之圖寫特妙欲圖殷荊州殷曰我形惡不煩爾顧曰明府正為眼爾仲堪妙目故也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

呂　補

日。日一作月

王中郎以圍棊是坐隱。支公以圍棊爲手談。博物志曰。堯作圍棊以敎丹朱。語林曰王以圍棊爲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羊敬元少便靜默美言笑善容止。父不疑爲烏程令。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羊時年十二王甚知愛之。嘗夏月入縣羊着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數幅而去羊本工書因此彌善。竇蒙述書賦注曰。羊欣字敬元太山人。宋中散大夫。與丘道護同受獻之筆法張懷瓘書斷曰羊欣師資大令。時多衆賢將無雲塵之遠。若親承妙旨。入於室者惟獨此公。亦猶顏回與夫子有步驟之近。械若嚴霜之林。婉

如流風之雪。驚禽走獸。騎驛飛馳。可謂王之一臣。朝之元老。沈約云。敬元尤長於隸書。子敬之後。可以獨步。時人云。買王得羊。不失所望。

○補 蕭賁是竟陵王子良之孫。南史曰。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也。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天下才學。皆遊集焉。有文才。善書。嘗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為遙。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補 玄宗忽思嘉陵江山水。假吳生驛遞。令往寫貌。朱景玄唐朝名畫錄曰。吳道玄。字道子。東京陽翟人。少孤貧。天授之性。年未弱冠。窮丹青之妙。浪迹東洛。明皇知其名。召入內供奉。及回。帝問之。道玄云。臣無粉

本並記在心遣於大同殿圖之嘉陵江山水一日而就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上曰李思訓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之跡各極其妙也唐朝名畫錄曰李思訓開元中除衛將軍善畫品格高奇爲國朝山水第一

○○補吳道玄嘗畫殿内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卽生煙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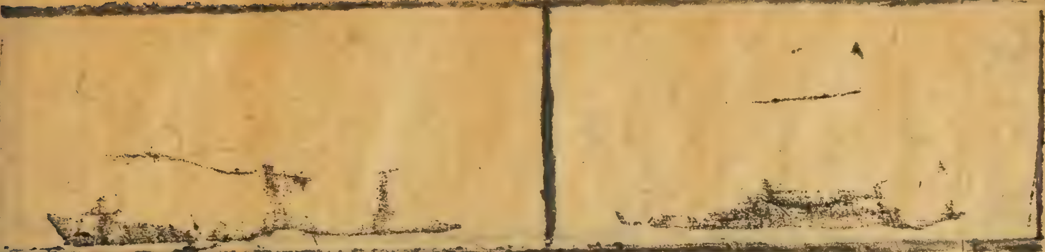
寵禮

○○補皇甫度遼解官歸鄉范曄後漢書曰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官度遼

將軍。與太常張奐然明。太尉段熲紀明。並知名顯達。稱為涼州三明。時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書刺投謁。度遂臥不時起。既入見門。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節信在門。度遂驚據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手入坐。極歡而別。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范曄後漢書曰。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少好學。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友善。安和之後。世務游宦。更相薦引。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不得升進。志意蘊憤。隱居著書三十餘篇。名潛夫論。

○○補

趙元叔華嶠後漢書曰。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鬚豪眉。望之



拙黙世說補卷之十六

甚偉恃才倨傲為鄉里所擯後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乃作刺世疾邪賦以舒其怨憤曰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又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是故相反駮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豈足戀時清濁春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秦漢無以相踰越乃更相其怨酷寧計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下茲迄今情偽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亾舐痔結駟正色徒行嫗媀名勢撫拍豪強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懾逐物日富月昌渾然同惑孰溫孰涼邪夫顯進直上幽藏原斯瘼之攸興寔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兮近習秉其威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啓又羣吠之狺狺安危亡於旦夕肆嗜慾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柂積薪而待燃榮納由於閃揄孰知辨其蚩妍故法禁屈撓於勢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飢寒於堯舜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

而非臣違義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爲詩曰
河淸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
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抗
髒倚門邊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勢家多所
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芻賢者
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
哀哉復哀哉造河南尹羊陟謝承後漢書曰羊
此是命矣夫陟遷河南尹計月
受俸常食乾飯茹菜禁斷豪右書疏不與交
通斷理寃徒進用善士節操者旌表異行不
得見趙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托名乃日往到
門既通謁尚臥未起元叔逕入上堂遂前臨之
曰竊伏西州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遽忽然
奈何命也因舉聲哭門下皆驚奔入滿側陟知

非常人。起。延與語。明旦。大從車騎造元叔。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元叔柴車草屏。露宿其旁。延陟坐於車下。相與言談至曛夕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琴操曰和得玉璞。以獻楚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以其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抱其璞而獻之。平王復以爲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和復獻。恐復見斷。乃抱其玉而哭荊山之中晝夜不止泣盡繼之以血。乃與司空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范曄後漢書曰。袁逢字周陽。曾祖安。祖京。父湯累世三公。而逢以寬厚篤信。著稱於時。官至司空卒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牀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中興書曰元帝登尊號百官陪位詔王導升御坐固辭然後止

○補

謝幼輿為王大將軍長史王平子將在敦坐見幼輿清談無倦唯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聆敦

王丞相常懸一麈尾著帳中後殷中軍來乃取之與中軍曰今以遺汝

○

○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語林曰玄度出都眞長九日十一詣之曰

李云千分像　王云何器小乃爾袁虎所以耻為伍也

卿向不去。使我咸薄德二千石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少有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溫參軍。領大著作。掌國史。遊擊將軍。卒。還下。車呼其兒。兒即系也。丘淵之文章錄曰。系字敬魯。仕至光祿大夫。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為人作父如此何如。

○補

謝萬與太傅共詣簡文。萬來無衣幘可前。簡文曰。但前不須衣幘。即呼使入。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板而前。共談移日。

○補

王仲祖病。劉眞長爲稱藥。荀令則爲量水。

王孝孫初爲護軍府兵士。晉書曰。尼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覊。初入洛。詣東海王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時泰山胡毋彥國。與瑯琊王澄。北地傅暢。晉書曰。暢字世道。祖嘏魏太常。父祗光祿大夫侍中。右僕射。暢未弱冠。有重名。以選入侍講東宮。爲祕書丞。尋沒于石勒。勒甚重之。以爲大將軍右司馬。中山劉輿。穎川荀邃。晉書曰。邃字道玄。祖勗尚書令。父薈司空。邃辯音樂善談論。弱冠辟趙王倫相國掾。遷太子洗馬。河東裴遐。共齎羊酒詣門。邀孝孫。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驚曰。諸名士何得來。孝孫時以給府中養馬。出而入

○○

刘云此纖悉曲折可尚

辻云舊載文字

便就馬廐下多年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孝孫長假

張憑舉孝廉出都負其才氣謂必參時彥欲詣劉尹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張遂詣劉洗濯料事處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張欲自發無端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坐判之言約旨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真長延之上坐清言彌日因留宿至曉張退劉曰卿且去正當取卿共詣撫軍張還船

同侶問何處宿張笑而不答須臾直長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同侶惋愕即同載詣撫軍至門劉前進謂撫軍曰下官今日爲公得一太常博士妙選既前撫軍與之話言咨嗟稱善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即用太常博士

謝公作宣武司馬屬門生數十人於田曹中郎趙悅子。伏滔大司馬寮屬名曰。悅字悅子。下邳人。歷大司馬參軍。左衛將軍。悅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爲用半趙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東山縉紳敦逼恐不豫人事況今自

鄉還反違之邪

○補

羅君章爲桓宣武從事含別傳曰。刺史庾亮初命含爲部從事桓溫臨州轉參軍謝鎮西作江夏。往檢校之。中興書曰尚爲建武將軍江夏相羅既至初不問郡事徑就謝數日飲酒而還桓公問有何事。君章云。不審公謂謝尚何似人。桓公曰。仁祖是勝我許人。君章云。豈有勝公人而行非者。故一無所問。桓公奇其意而不責也。

卞範之爲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卞許。云下官疾動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徑上大牀入

被須枕下回坐傾睞移晨達莫半去下語曰我以第一理期卿卿莫負我 丘淵之文章錄曰範之字敬祖濟陰冤句人祖嘏下邳太守父循尚書郎桓玄輔政範之遷丹陽尹玄敗伏誅

〇補

蕭思話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沈約宋書曰蕭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涉獵書傳能隸書解音律便弓馬官至鎮西將軍

〇補

王儉僕射 儉也 高自標位常自比漢李膺時人呼儉府為入芙蓉池嘗用庾杲之為衛軍長史謂人

曰昔袁公粲也作衛軍欲用我為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我輩人也按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寔難其選庾景行泛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以儉府為蓮花池故緬書美之

○補

柳惔與兄悅小時齊名王僕射一日造世隆宅南史曰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父叔宗世隆幼孤挺然自立涉獵文史音吐溫潤位至尚書僕射性清廉唯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貽子孫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世隆謂為詣已及至門唯求悅與惔遣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若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南史

世隆長子悅。字文殊。少有清致。位中書郎。悛。字文通。好學工文。尤曉音律。少與兄悅[illegible]位至尚僕射。

孔休源 梁書曰。孔休源。字慶緒。會稽人。晉尚書冲八世孫。冲。郎愉之世父。休源從沈驎士受經。梁臺建。與劉之遴同為太學博士。當時以為美選。後為晉安王長史。加金紫光祿大夫。

為晉安王長史。簡文初封晉安王。王深相倚仗。嘗於齋中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續世說曰。昭明太子亡後。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群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為太子。公卿再稍揖讓。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時人名為兼天子。

陶貞白隱茅山。武帝每有征討大事。輒先咨訪。

月中常有數信時謂山中宰相。弘景傳曰。弘景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止於句曲山。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廻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嘗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恒自欲就之。武帝既早與之遊。及即位。書問不絕。弘景得神符秘訣。以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帝服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焚香拜受。二宮及侯王貴要。相繼贈遺。多不納。縱留著亦作功德。大同二年卒。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氤氳滿山。

○補 李德林每贊平陳之計。隋書曰。開皇八年。以高頴為元帥。帥師伐陳。頴

郎中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道衡曰。克之。郭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爲相。唯事詩酒。友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爲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

隋高祖隋書曰。帝諱堅。姓楊氏。漢太尉震之裔。父忠。事魏及周。封隋公。至堅。進爵爲王。明年稱帝。**以馬鞭南指曰。待平陳之後。會以七寶莊嚴公。**

○補

韋綬在翰林。唐書韋貫之傳曰。貫之八代祖敻。仕周號逍遙公。父肇。官至吏部侍郎。有重名。貫之伯兄綬。德宗朝爲翰林學士。貞元之政。多參決於內署。綬所議多合中道。然畏

與致傷晩多心疾故不極其用德宗嘗至其院韋妃從幸唐書曰韋賢妃不知氏族所出貞元二年冊爲賢妃六宮師其德行會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適大寒帝以妃蜀纈袍覆而去劉昫唐書曰鄭絪字文明少有奇志好學善屬文張參蔣乂楊綰常袞皆相知重憲宗朝拜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絪以文學進踐歷華顯者四十年所居雖無赫奕稱而守道敦篤躭悅墳典與傳聞好古之士爲講論名理之游時人仰其耆德

○補令狐綯在翰林日夜對禁中帝命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俄傳呼曰學士歸院康駢劇談錄曰宣宗皇帝有宵衣旰食之懷及庶莳賢俾如不及令狐相國初

與學士候對。便以為有宰輔之才。一夕於禁林
寓直。忽有中使召至便殿。引於御榻之前。上曰
宣令坐。問卿來從江表。見彼中吏理撫安否。漸察
郡守字人求瘼之道如何。朕常思四海之大。九
州之廣。雖明君不能自理。常須良能賢佐。邇來
竊窺朝廷。皆未覩其忠赤。相國降階俯伏曰。聖
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纔為翰林學士。
所職者。朕之絲綸。向來之言。本不相及。既而復
宣令坐。以玉杯斟酒賜之。御牀案上。有書兩卷
指謂相國曰。朕聽政之暇。未嘗不披尋史籍。此
先朝所述金鏡。一卷。則尚書大禹謨。復問卿曾
讀金鏡否。試舉其要。相國抗聲而誦。至亂未嘗
不任不肖。理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
之福。任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上止之曰。朕每讀
至此。未嘗不三復。後已。書又云。任賢勿貳。去邪
勿疑。是則欲致昇平。當用此言為首。相公折舞
而稱曰。先臣父每言。金鏡垂裕。可為萬古格言
自非聰明文思。無以探其壼奧。况堯舜禹湯之

道在典謨訓誥之間陛下不以黃屋爲尊每觀之於夙夜將欲擇賢舉善使庶績咸熙如此則功冠百王事超三五矣上曰曩者仰卿林野今卽觀卿詞學臨軒佇立久之謂中使曰持燭送學士歸院及還禁林夜漏將半咸以近臣恩澤殆無其比

補

錢文僖守西都 東都事畧曰錢惟演字希聖幼有俊才父俶使賦遠山詩有高爲天一柱秀作海三峰之句俶異之咸平中獻所爲文章擢知制誥惟演少富貴能志於學文章與楊億劉筠齊名嘗曰學士備顧問不可不該博故其家聚書侔於秘府又多藏古書畫後以平章事判許州卒謚文僖

謝希深 龔明之中吳紀聞曰謝絳字希深太子賓客濤之子楊文公薦其才召充秘閣校理寶元初知鄧州自少而仕凡五十年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甚異一時賢士大夫無不敬之子景初景温皆爲名儒

歐陽永叔 東都事畧曰歐

楊修字永叔吉州廬陵人舉進士[illegible]
部皆第一仁宗朝知制誥帝常目之曰如[illegible]
修者何處得來後以觀文
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 同在幕下一日游嵩
山自潁陽歸暮抵龍門香山俄而雪作登石樓
望都城各有所懷謝絳書曰近詔書遣告嵩嶽讀祝奉幣府以歐陽永叔楊
子聰分攜會尹師魯王幾道是時秋清日陰
晚花幽草亂蔽巖壁正當人方清壯如有朋簪
談燕之適升高躡險氣豪心果道徑差平則腰
輿以行嶄崒未甚則芒蹻以進抵峻極上院躋
封禪壇下瞰羣峰乃向所跂望謂非插翼不可
到者皆培塿焉邑居樓觀人物之夥視若蟻蝨
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詣盡東峰頂夕宿頂上
露下冷透骨髮明日訪歸路出登封西門道潁
陽縱望太室觀上室之美訪石堂山紫雲洞會
將雨而去題名蓋十有四處自長夏門入繞嵩

轄一匝四百里而窮極勝覽矣。今既還府忽便有塵事侵汨急寫此奉報。庶代一夕之談。於煙靄中有車馬渡伊水來既至則文僖遺廚傳歌妓至傳公語曰。山行良佳。少留龍門賞雪。無遽歸也。其高曠愛才如此。周煇清波雜志曰思公既貶漢東王文康公曙代為留守。一日訝幕客多遊責曰君等自比寇萊公何如。萊公尚坐奢縱取禍況其下者。衆不敢對。永叔取手板起立曰。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耳時文康年已高為之動四偉之。

○○補

任誕上

鄭泉臨卒時。語同輩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

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

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仕吳官太中大夫使蜀先主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氏凌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爲宗室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殳爲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主有慚色

○補

晉文帝大親愛阮嗣宗恒與談戲任其所欲不迫以執事阮嘗從容言曾遊東平樂其土風願得爲東平太守文帝說從其意阮騎驢徑到郡至則壞府舍諸壁障使內外相望然後教令清寧十許日便復乘驢去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毛公注曰酒病曰酲婦人之言愼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見竹林七賢論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illegible]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褌衣諸[illegible]

為入我褌中。鄧粲晉紀曰客有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吾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宇為褌衣諸君自不當入我褌中又何惡乎其自任若是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唁畢便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為兩得其中。名士傳曰阮籍喪親不率常禮裴楷往弔之遇籍方醉散髮箕踞旁若無人楷哭泣盡哀而退了無異色其安同異如此戴逵論之曰若裴公之制弔欲冥外以護內有達意也有弘防也

王云豈可以嗣宗為得中此言何可訓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王隱晉書曰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不相識徑往哭之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曲禮嫂叔不通問故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設也快談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

氏譜曰和字公榮汝南國人曾□陽
□六日拜為人通達仕至兗州刺史

○補王安豐顏臉不持儀形好乘已騎馬雖為三事率爾私行巡省田園不從一人自以手巾插腰竹林七賢論曰戎故吏多大官相逢輒下道避之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竹林七賢論曰諸阮前世皆儒學善居室唯咸一家尚道棄事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錦綺咸時總角乃竪長竿挂犢鼻褌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已之所以爲達也後咸兄子簡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爲它賓設黍臛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

至司徒從事中郎。宣武欲求救於躭躭時居艱恐致疑
試以告焉應聲便許略無嫌吝遂變服懷布帽
隨溫去與債主戲躭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
故當不辦作袁彥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
百萬數投馬絕叫傍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
汝竟識袁彥道不。郭子曰。桓公樗蒱。失數百斛米。求救于袁躭。躭在艱中。便云。大快。我必作采。卿但大叫。即脫其衰。共出門去。覺頭上有布帽。擲去。著小帽。既戲。袁形勢呼袒。采必盧雉。二人齊叫。敵家頃刻失數百萬也。

○補 王菁孫早歲喪妻有一子貧無居宅惟畜露車

○補

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横流處不安也

光孟祖避難渡江欲投胡毋彥國初至值彥國與謝鯤諸人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孟祖將排戶守者不聽孟祖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彥國驚曰他人决不能爾必我孟祖遽呼入與飲時人謂之八達晉書曰光逸字孟祖樂安人也初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解衣炙之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蹔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

人乎。令奇而釋之。後舉
濂元帝以爲軍諮祭酒。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裒敗而不救。和曰。元裒如北夏門拉攞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晉諸公贊曰。愷字元裒。樂安博昌人。有雅識國幹。萬機大小多綜之。與賈充不平。充乃啓愷掌吏部。又使有司奏愷用御食器。坐免官。世祖情遂薄焉。

○補

胡毋彥國至湘州。爾時三伏中。彥國坐正衙搖扇視事。其子子光從容顧語曰。彥國復何爲自貽伊戚。晉陽秋曰。彥國子謙之。字子光。

○○

劉道眞少時。嘗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眞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迺還之。後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眞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齎牛酒詣道眞。道眞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名士傳曰。阮修字宣子。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性簡任。不喜見俗人。時談相逢。卽舍去。蕭然無營。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瑯邪王處

王云季鷹此言甚達欲破世間聲名容耳渠亦即能盡忘本謂

○○

○法

爲鴻臚卿。帝曰。鴻臚丞差有祿。卿常無食。能不。修曰。爲復可耳。遂爲鴻臚丞。太子洗馬。

宋禕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宮。帝疾患危篤。群臣進諫。請出宋禕。特胡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者。衆人無言。阮遥集時爲吏部尚書。對曰。願以賜臣。帝即遣出與之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文士傳曰。翰任性自適無求當

忘名及今此言千載

匪云此故有致

世。時人貴其曠達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桮。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晉中興書曰。畢卓字茂世。新蔡人。少傲達。爲胡毋輔之所知。太興末。爲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爲吏部也。釋之。卓遂引主人燕甕側。取醉而去。溫嶠素知愛卓。請爲平南長史。卒。

賀司空入洛赴命。爲太孫舍人。經吳閶門。在船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閶亭。聞絃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

三云達人先須
云欲周顗謝鯤

○○

○○

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廼知。賀循別傳曰。循字彦先。會稽山陰人。本姓慶。高祖純。避漢帝諱。改爲賀氏。父劭。吳中書令。以忠正見害。循少嬰家禍。流放荒裔。吳平乃還東。節高潔。元帝爲安東王。循爲吳國内史。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謂云。卿何爲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麴糵事。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鄧粲晉紀曰。王導與周顗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爲新聲。顗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

以色為謔

顏無怍色。有司奏免顗官。詔特原之。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

王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王濛別傳曰。丞相王導辟名士時賢。協賛中興。旌命所加。必延俊乂。辟濛為掾。長史云。謝掾能作異舞。謝便起舞。神意甚暇。晉陽秋曰。尚性通任。善音樂。語林曰。謝鎮西酒後。於槃案間為洛市肆工鴝鵒舞。甚佳。王公熟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戎性通任。尚類之。

○

補

謝鎮西着紫羅襦。據胡牀在大市佛圖門樓上。彈琵琶。作大道曲。

云太眞諸

溫太眞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樗蒱與輒不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於舫中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郎送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中興書曰嶠有儁朗之目而不拘細行

溫公喜慢語下令禮法自居卞壼別傳曰壼正色立朝百寮嚴憚貴遊子弟莫不祗肅至庾公許大相剖擊溫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眞終日無鄙言重其達也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晉陽秋曰初顗

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屢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也語林曰伯仁正有姊喪三日醉姑喪二日醉大損資望每醉諸公常共屯守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蘧篨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淛江寄山陰魏家得免中興書曰冰爲吳郡蘇峻作逆遣軍伐冰冰棄郡奔會稽後事平冰

義

智

三五爲卒死

欲報卒適其所願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水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内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殷洪喬作豫章郡（殷氏譜曰羡字洪喬陳郡人父識鎮東司馬羡仕至豫章太守）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人自遠（周祗隆安記曰王蘊字叔仁小字阿

興父蒙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蘊爲鎮軍將軍亦得世譽續晉陽秋曰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署

少醒曰

○

桓車騎在荊州。張玄爲侍中。使至江陵路經陽岐村村臨江去荊州二百里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船云有魚欲寄作膾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姓字稱是劉遺民中興書曰劉驎之一字遺民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佳不張甚欲話言劉了無停意既進膾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船上當有膾具是故來耳於是

便去張乃追至劉家爲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人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桓子野家謝鎮西往尚書墓還（謝氏譜曰謝裒字幼儒陳郡人父衡博士裒歷侍中吏部尚書吳國內史）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遣一信猶未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門外迎之把臂便下

裁得脫幘著帽酣宴半坐乃覺未脫衰宋明帝文章志曰尚性輕率不拘細行兄葬後往墓還王濛劉惔共遊新亭濛欲招尚先以問惔惔曰計仁祖正當不爲異同耳惔曰仁祖韻中自應來乃遣要之尚初辭然已無歸意及再請即回軒焉其率如此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七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云經旨趣同

任誕下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中興書曰徽之任性放達棄官東歸居山陰也左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横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衛軍云酒正自引人著勝地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王子野善吹笛而

[illegible]云[illegible]兒乃在
不[illegible]

不相識遇桓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爲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牀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馬玄別傳曰玄初拜太子洗馬時朝廷以溫有不臣之迹故抑玄爲素官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後已小醉往看桓桓爲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溫酒來桓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淚因

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晉安帝紀曰。玄哀樂過人。每歡戚之發。未嘗不至嗚咽。王歎曰。靈寶故自達。異苑曰。玄生而有光照室。善占者云。此兒生有奇耀。宜目為天人。宣武嫌其三文。復言為神靈寶。猶復用三。既難重前。郤減神一字。名曰靈寶。劉叩林曰。玄不立忌耶。止。立忌時莫詎而不掎。皆此類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為王車騎集別。車騎王治也。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晉陽秋曰。友字它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撿。性耆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伺人祠。往[illegible]

飲食。難復營署爐肆不以爲羞桓溫常責之云
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亥傲然
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溫
太笑之。始仕荊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
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
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席起別宴。至尤晚。問
之。亥答曰。民性飲道嗜味。非奉教旨。乃是首旦
出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揶揄云。我只見汝送
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慚。回
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
頗愧焉。後以爲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
在藩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爲吏民所安說。薨
於益
州。

○

張驎。張湛小字也。晉東宮官名曰。湛字處度
高平人。張氏譜曰湛祖嶷。正員外。父曠鎮
軍司馬。湛仕
至中書郎。
酒後挽歌甚悽苦。桓車騎曰。卿非

三乙云此註即是挽歌事始博洽乃爾

田橫門人何乃頓爾至致。譙子法訓云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為樂喪也有不可乎譙子曰書云四海遏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蓋高帝召齊田橫至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舂不相引挽人銜枚孰樂喪者邪按莊子曰紼謳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注曰紼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曰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樂喪然則挽歌之來久矣非始起於田橫也然譙氏引禮之文頗有明據非固陋者所能詳聞疑以傳疑以俟通博。

〇〇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

籍胷中壘塊故須酒澆之言阮皆同相如而飲酒異耳

王佛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晉安帝紀曰忱少慕達好酒在荊州轉甚一飲或至連日不醒遂以此死宋明帝文章志曰忱嗜酒醉輙經日自號上頓世諺以大飲為上頓起自忱也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為情死王氏譜曰廞字伯輿琅邪人父薈[illegible]廞歷司徒長史晉安帝紀曰初[illegible]唱義使廞喻三吳廞居喪故以為吳國内史[illegible]既而恭罷兵令廞反喪服廞大怒即日據[illegible]

以叛恭使司馬劉牢之討歐。歐敗不知所在。

○補 陶靖節在家。郡將候陶。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着之。

補 陶淵明爲彭澤令。公田三百畝。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

○補 王敬弘爲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

政自不鮮。

○補 顏延之不能取容當世。宋文帝傳詔召之頻不肯詣。常日但入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入見帝。帝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因問誰得卿狂。答曰。其狂不可及。南史曰。竣早有文義。有文集行於世。竣弟測。亦以文章見知。官至江夏王大司馬録事參軍。奐。明帝時。擢爲中書侍郎。

○補 謝康樂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僕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河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

幽峻巖嶂千重莫不遍歷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沈約宋書曰靈運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靈運後在會稽亦多徒衆驚動縣邑

○○補

袁尹疏放好酒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通袁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爾勿復爲煩

○○補

謝長史性通脫會意便行嘗預樂遊苑宴不待

醉而還。因詣道邊酒鑪。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謝處之自若。南史曰。謝幾卿。靈運之曾孫。超宗子也。十二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令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辯釋無滯。文慧大稱賞焉。儉謂之曰。謝超宗爲不死矣。及長。博學有文。梁天監中。至左光祿長史。

吾云酒人文不　此書便堪

○補

陳暄文才俊逸。而沉湎過度。兄子秀致書止之。暄答曰。速營糟丘。吾將老焉。南史曰。暄。義興國山人。父慶之。南北司二州刺史。暄文才俊逸。嗜酒無節操。兄子秀常憂暄飲酒過多。致書於暄友人何胥。冀其諷諫。暄與秀書曰。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公。亦稱耽嗜。吾

昇裴公時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吾今所進亦勝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地下。汝欲夭我此志耶。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明斯言。王湛能玄言巧騎武子呼為痴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巋然。翻成可怪。吾既寂寥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顏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醉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為非。吾以不飲為過。昔周伯仁渡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日三百盃。吾不以為多。吾嘗譬酒猶水也。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論酒矣。汝驚吾墜車。侍中之門陷地。武陵之第遍匝朝野。自言憔悴。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平生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旍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若哉。何水曹眼不識盃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

而醒與吾同耶而醉乎。吸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後主用爲散騎常侍，以事發悖然。

○補

齊神武北史曰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渤海蓨人。任魏爲丞相。百戰而前勿道德尊主匡國。功濟天下。卒。備九錫殊禮。諡獻武王。天統元年。改諡神武。**欲用李元忠爲僕射。**李百藥齊書曰。李元忠趙郡平棘人。少厲志操粗覽書史。神武建義拜侍中。雖處要任。不以物務干懷。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挾彈攜壺遊遨里閈。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中書令。復求爲太常卿。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也。**文襄言其常醉。**北史曰文襄帝諱澄。神武長子。**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元忠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

宜勿飲酒。齊書曰。擒字德沈。騎人稱有思理。終於儀曹郎。

○○補

張思光居常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

○○補

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無功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號斗酒學士。劉昫唐書曰。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善容止。有才學。在陳封義陽王。年十餘歲。嘗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僕射徐陵甚奇之。入隋久不得調。武德四年。拜侍中。

○○補

韓朝宗為山南採訪。柳子厚先友記曰。韓會字朝宗。昌黎人。善清言。有文

嘗。名最高然以故多謂孟浩然深閑詩律。寘諸
諭至起居郎賜宮名

周行。必詠穆如之誦。雅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因入奏掖。與俱行。先揚于朝。約日引謁。會浩然有故人至。劇飲歡甚。或言與韓公約。不當後期。浩然叱曰。業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漢楊惲南山種萁歌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遂畢飲不赴。王士源浩然集序曰。孟浩然。字浩然。襄陽人。骨貌淑清。風神散朗。救患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竹。以全高尚。交遊之中。通脫傾蓋。機警無匿。學不為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五言詩。天下稱其盡美。

○○補

韓熙載肆情坦率。不持名檢。售妓樂百數人。日

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弊衣芒屩。作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馬令南唐書曰。舒雅宣城人。姿容秀發。以才思自命。嘗因隨計。以所學獻於熙載。一見如時昔。雅性巧黠。應答如流。熙載與之出入卧內。常與雅易服燕戲。猱雜侍婢。入末念酸。以為咲樂。或云。熙載所著格言。尘雅之詞。追熙載知貢舉。以雅為第一。朝野無聞者。以雅之才為當也。隨房乞食。以為笑樂。相山野錄曰。韓熙載北人。仕江南。致位通顯。不防閑婢妾。有北齊徐之才之風。侍見往往私客。客賦詩。有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着衣裳之句。熙載亦不介意。

○㊀補何承裕為盩厔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往往召豪吏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

衆笑曰此見罔也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文苑傳曰
示裕有清才好爲歌詩耆酒狂逸初爲中都主簿桑維翰鎮兗州知其才辟不責以吏事官著作佐郎出爲盩厔咸陽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府尹王彦昭以其通名士容之

○補喻明仲妙於長笛持節數郡每出按行至山水佳處馬上臨風輒快作數弄墨莊漫録曰喻陟字明仲睦州人持節數郡政績藹著雅善散隸尤妙長笛嘗有馬上吹笛詩張芸叟和之

補蘇子瞻在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談諧放蕩不復爲畛畦有不能談者則彊之使說鬼

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

簡傲

○○補 世祖幸嚴子陵館。子陵臥不起。帝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子陵不應。良久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歎息升輿而去。

○○補 十月朝。黃祖在艨衝船上。釋名曰外狹而長曰艨衝。以衝突敵船會設黍臛。衡年少在坐。後漢書曰衡往見操着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

撾杖。坐大營門。以杖築地大罵。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憮然爲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爲作書記。輕重疏密。各得休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爲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游。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惟其中石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書。莫不嘆服。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在艨衝船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

遜順祖慚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令五伯將出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

黍臛至衡先自飽食都不顧衆賓唯舉樽以弄戲之禰衡別傳曰時江夏有張伯雲亦在坐謂之曰禮教云何而食此正平不答弄黍如故祖曰處士不當答之也衡謂祖曰君子寧聞耳前馬禮祖呵之衡熟視祖罵曰死鍛錫公祖大怒令五伯將出欲杖之而罵不止遂令絞殺黃射來救無所復及悽愴流涕曰此有異才曹操及劉荊州不殺大人奈何殺之祖曰人罵汝作鍛錫公奈何不殺

○
○補

孫子荊爲石苞驃騎參軍既負其才氣又侮易苞初至不拜但長揖直語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晉書曰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雅曠有智局初服鐵於鄴市市長趙元儒名知人

嘆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官至驃騎將軍大司馬

○○○

王[illegible]人來語

王云那以公榮語轉出更妙滑稽之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僕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桮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晉陽秋曰戎年十五隨父渾在郎舍阮籍見而說焉每適渾俄頃輒在戎室久之乃謂渾濬沖清尚非卿倫也戎嘗詣籍共飲而劉昶在坐不與焉昶無恨色既而戎問籍曰彼為誰也曰劉公榮也濬沖曰勝公榮故與酒不如公榮不可不與酒唯公榮者可不與

酒。竹林七賢論曰。初籍與戎父渾俱爲尚書郎。每造渾。坐未安輒曰與卿語不如與阿戎語就戎必日夕而返籍長戎二十歲。相得如時輩劉公榮通士。性尤好酒籍與戎酬酢終日。而公榮不蒙一桮。三人各自得也。戎爲物論所先皆此類。

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儁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爲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文士傳曰康性絶巧能鍛鐵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說鍛者康不受直唯親舊以雞酒往與共

飲噉清言而已魏氏春秋曰鍾會爲大將軍兄
弟所暱聞康名而造焉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
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不
爲之禮會深銜之後因呂安事而遂譖康焉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晉陽秋曰安字仲悌
東平人冀州刺史招之第二子志量開曠有拔
俗風氣于寶晉紀曰初安之交康也其相思則
率爾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晉百官名
曰嵇喜字公穆歷揚州刺史康兄也阮籍遭喪
往弔之籍能爲青白眼見凡俗之士以白眼對
之及喜往籍不哭見其白眼喜不懌而退康聞
之乃齎酒挾琴而造之遂相與善于寶晉紀曰
安嘗從康或遇其行康兄喜拭席而待之弗顧
獨坐車中康母就設酒食求康兒共語戲良久
則去其輕貫如此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爲

劉云此鵲子何足以辱

欣故作鳳字凡鳥也許慎說文曰鳳神鳥也從鳥凡聲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王平子出為荊州晉陽秋曰惠帝時太尉王夷甫言於選者以弟澄為荊州刺史從弟敦為青州刺史澄敦俱詣太尉辭太尉謂曰今王室將卑故使弟等居齊楚之地外可以建霸業內足以匡帝室所望於二弟也王太尉以時賢送者傾路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

樹取鵲子涼衣拘閡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還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劉粲晉紀曰澄放蕩不拘時謂之達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恒偃臥其側見卞令肅然改容云彼是禮法人高坐傳曰王公曾詣和上和上解帶偃伏悟言神解見尚書令卞望之便斂衿飾容時歎皆得其所

補

王子猷爲桓沖參軍嘗從行值雨因下馬步入沖車中曰公豈得獨擅一車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恬許恬時爲吳郡太守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

劉云故作爾三字極得情態何必爾按舊本阿螭故作爾劉云然也

王云此語猶今謎語不作准行

〇〇補

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已。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於是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爾。王恬小字螭虎

王恭欲請江盧奴為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盧奴。江敳小字也。晉安帝紀曰。敳。字仲凱。濟陽人。祖正。散騎常侍。父虨。僕射。並以義正器素。知名當世。敳歷位內外。簡退若一。稱歷黃門侍郎。驃騎咨議。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盌。

劉云亦似小說書袋子
王云子猷儀行忝異流足為後世口實語亦自佳

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耶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為難宋書曰敳館湘州江夷之父也夷字茂遠湘州刺史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中興書曰桓冲引徽之為參軍蓬首散帶不綜知其府事桓又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數論語曰廄焚孔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貴人賤畜故不問也又問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論語曰子

路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馬融注曰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埽施設在聽事坐相待王肩輿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盡歡而去

○六　云甚得、熊　○○補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曰汝為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說衆心萬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深著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相遜謝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為隱士故幸而得免

陶徵士居家先貴賤造之有酒輒設陶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

○○補　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南史曰。敬弘女適何尚之弟述之）值尚之不在。寄齋中臥。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閤。不聽尚之前。直語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遂移於他室。

○補　謝譓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嘗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南史曰。謝譓祖莊。金紫光祿大夫。父朏。尚書令。譓仕至右光祿大夫）

○○補　高爽嘗經晉陵。詣劉蒨。了不相接。高甚銜之。俄爽代蒨爲縣。蒨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云。高晉

陵自答人問其故爽曰劉禕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南史曰高爽廣陵人博學多才坐事被繫作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得免。

○補范曄善彈琵琶能爲新聲宋武帝欲聞之屢諷以微旨偽爲不曉終不肯彈一日因飲宴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亦罷絃。

○補張思光嘗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

帝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南史曰。何戢字惠景。吏部尚書偃子。美容儀動止。官至吏部尚書驍騎將軍。

○補　梁武帝與何子晳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鹿皮巾。召見恩禮甚厚。詔徵爲侍中。子晳以手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辭疾不起。

○補　張吏部南史曰。張纘字伯緒。范陽方城人。衛尉卿弘策子也。眉目疎朗。神采爽發。性好學。兄緬有書萬卷。晝夜披讀。不去手。歷官吏部郎。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過詣吏部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南史曰。何敬容字國禮。弱冠。尚齊武

齊女天監中為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累遷吏部尚書侍中僕射參掌大選專預機密而通苞苴賄賂為時所鄙。

○○補 劉瓛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

○○補 齊神武東出李元忠以路車載素箏濁酒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英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史記曰酈生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

之。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

補 崔瞻在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備盡珍羞。別室獨餐。處之自若。有一御史姓裴。伺瞻食。便往造焉。瞻不與交言。又不命匕筋。裴坐視瞻食罷而退。明日。裴自攜匕筋。恣情飲噉。瞻方謂裴曰。我初不喚君食。亦不共君語。君遂能不拘小節。昔劉毅在京口。冒請鵞炙。豈亦異是。君定名士。於是每與之同食。晉書曰。劉毅。字希樂。彭城沛人。少有大志。不修家人產業。相遊

篡位。與劉裕何無忌等起義。以匡復功歷都督揚豫五郡諸軍事。封南平郡公。進開府儀同三司。初毅甚屯窶。在京日。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江州刺史庾悅後與僚佐徑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既而悅食鵝。毅求其餘。悅又不答。毅常銜之。義熙中。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微示其旨。悅忿懼而卒。

補

柳季雲性不拘檢。好彈琴飲酒。北史曰。柳玄達河東解人。魏司徒諮議參軍。子絳。絳弟遠字季雲。粗放無拘檢。時人謂之柳癲。孝武初。儀同開府參軍。每出返。家人問有何消息。答曰。無所聞。縱聞亦不解。按北史。玄達父子不立傳。附裴叔業傳中。何氏不詳。誤作裴季雲。近有詞家遂儼然用裴

李雲入簡牘可笑。予弱冠遊雲間，元朗倒屣締忘年之知，非敢暴其所短，要當爲是書之忠臣毋令重誤

千載兩

補

孫騰北史曰：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少質直，明解吏事。爲齊神武都督長史，神武深信待之，寄以心腹，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四貴。非法專恣，騰爲甚焉。歷官尚書僕射。司馬子如李百藥齊書曰：子如字遵業，河內溫人。徙居雲中。神武入洛，以爲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嘗共詣李元忠。逢其方坐樹下，擁被對壺。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徐謂二人曰：「不意今日披藜藿也。」北史曰：元忠每言於執事云：年漸遲暮，志在閒宂，以養餘年。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樹下，葛巾擁被，對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

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三公相視歎息而去大餉米絹受而散之

補 許敬宗見人多忘之 唐書曰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隋禮部侍郎善心子也幼善屬文太宗召補秦府學士歷官檢校中書侍郎高宗立武昭儀敬宗特贊成其計加太子賓客進封郡公 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 何謂遜劉謂孝綽沈謂約謝謂朓也梁之曰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少爲蔡興宗所知引爲安西記室梁興稍遷侍中丹陽尹南史曰約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 暗中摸索亦可識

杜審言將效語宋之問武平一 唐詩紀事曰武平一名甄以字行武后時畏禍隱嵩山中宗雖宴豫常因詩規戒然不能卓然自引去明皇時終亦被謫雖謫

[illegible]補

而名不衰曰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孔平仲續世說曰杜審言甫之祖也恃才蹇傲為時輩所疾登封中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自當羞死又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跡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南唐嚴續嘗請韓熙載撰其父神道碑南唐書曰續字興宗父可求吳相續少長貴勢性恭恪宋齊丘用事守正不為黨附累官門下侍郎自以少貴倦學羣從子弟皆勵以儒業以珍貨幾萬緡仍綴一歌鬟質冠洞房者為濡筆之贈韓納其請文既成但敘譜裔品秩略不道續事業續慊之封還儻冀改

寵熙載直以向所贈及歌姬悉還之臨登車止寫一闋於泥金雙帶而去南唐近事熙載詩曰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附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留取尊前舊舞衣

○補

郭恕先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蘇文忠公集曰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事董裔爭事謝去宋初與御史符昭又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李方叔畫品曰恕先仕於朝放浪玩世卒以傲恣流竄海島中道仆地蛻形仙去

○補

曾子固為中書舍人東都事畧曰曾鞏字子固撫州南豐人生而警敏十二能文及冠遊大學歐陽修見其文而奇之自是名聞天下舉進士為集賢校理平生嗜書家

藏至二萬卷。又集古今篆刻爲金石錄五百卷嘗白事都堂。時章子厚爲門下侍郎謂之曰。何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天下奇作按予圖表二篇詞並篇質不具載子固一無辭讓但復問曰比班固典引如何班固典引敘曰。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

專忠臣效也至是賢邈遠矣臣固常伏刻藏聚
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勤有規矩難
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彼學最舊[illegible]
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閒賴自伏
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然
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
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隨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
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
啓發憤懣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
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

○補

米元章守漣水

朱史曰。米芾字元章吳人以母
侍宣仁后藩邸舊恩補浛光尉
歷漣水軍使知無為軍。召為書畫學博士賜對
便殿上其子友仁楚江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
為文奇險不蹈襲前人特妙翰墨沉著飛翥得
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臨移
至亂真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已
立寶晉齋貯之坐起玩摘精於鑒裁一經題品

價增數倍所與游皆名士王安石摘其詩句書扇上蘇軾亦喜稱譽之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與人同巾器時有可傳笑者文舉止顛顛不能與世俯仰故仕數困 地接靈壁蓄石甚富一一品目入玩則終日不出楊次公文苑傳曰楊傑字次公無爲人少有名于時元祐中爲禮部員外郎自號無爲子爲察使因往廉焉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那得終日弄石都不省錄郡事米徑前於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玲瓏峯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

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最後出一石盡天
劃神鏤之巧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
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
去石林燕語曰芾知無為軍初入州廨見立
石頗奇卽命取袍笏拜之每呼曰石丈

○補

排調上

司馬建公魏志曰司馬防字建公宣王之父司馬彪序傳曰防性質直公方雖閒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諷誦者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閭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終嘗舉曹公爲北

部尉後曹公進爵爲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語之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

諸葛瑾爲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語連往詣恪（江表傳曰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爲對孫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眞不虛也仕吳至太傅爲孫峻所害）恪不與相見後於張輔吳坐中相遇別駕喚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

在下答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坐大笑

○補 五官將旣納袁熙妻熙事別見孔文舉與曹公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曹公以文舉博學眞謂書傳所記後見文舉問之答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國語曰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與膠鬲比而殷亡

○補 張君嗣在益州蜀志曰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治公羊春秋傳涉史漢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爲雍闓縛送孫權蜀志曰益州郡殺太守耆率雍闓恩信著於南土遠通孫權乃以裔爲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闓遂趑趄不賓假鬼教曰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粗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送裔於權武侯

遣鄧芝使吳 蜀志曰。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鄧禹之後。避亂入蜀。先主用爲廣漢太守後先主崩武侯恐孫權異計遣芝奉使芝成好而還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笑曰君之誠款乃爾耶權與亮書曰丁厷掞張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

令言次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流徙伏匿權未之知故許芝遣裔裔臨發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亾奔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裔曰愚以爲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班固漢書曰。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産業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

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上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丐之會邑子嚴助貴幸薦拜中大夫久之拜會稽太守上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乘傳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

補

曾有白頭鳥集吳殿前孫權問羣臣此何鳥也諸葛元遜對云此名白頭翁張輔吳自以坐中

最老疑元遜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元遜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張不能答

鍾毓爲黃門郎有識警在景王坐燕飲時陳群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魏志曰武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仕至光祿大夫共嘲毓景王曰皐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元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群而不黨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

已復來敗人意（魏氏春秋曰時謂王戎未能超俗也）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

晉武帝問孫晧（吳錄曰晧字元宗一名彭祖大皇帝孫也景帝崩晧嗣位爲晉所滅封歸命侯）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爲不晧正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上汝一桮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爲傖鬼。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奏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邪

諸葛令恢也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

劉眞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淘吳人以冷爲淘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揚州林劉眞長云丞相

言伯仁空洞
又

幼輿二謝皆有
些爲伯仁不雅

何奇。止能作
吳語細唾也。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盌謂伯仁曰。此盌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以戲周之無能答曰。此盌英英誠爲清徹。所以爲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謂顗好媟瀆故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爲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爲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棊。丞

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蔡邕曰：瓜葛，疏親也。

王丞相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管輅別傳曰：鼻者天中之山。相書曰：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

干寶向劉真長中興書曰：寶字令升，新蔡人。祖正，吳奮武將軍。父瑩，丹陽丞。寶少以博學才器著稱，歷散騎常侍。叙其搜神記，孔氏志怪曰：寶父有嬖人寶母

至妬葬寶父時因推著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其婢伏棺上。就視猶暖漸有氣息輿還家經日而蘇說寶父常致飲食。與之寢接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因作搜神記。中云有所感起是也劉曰卿可謂鬼之董狐春秋傳曰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趙宣子未出境而復太史書趙盾弒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古之賢大夫也為法受惡。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克崇釋氏甚加敬也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尸子曰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勇邁終古。終古往古也楚辭曰吾不能忍此終古也。何曰。卿今日何故忽

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遁圖作佛不亦大乎

庾征西大舉征胡。旣成行。止鎭襄陽。晉陽秋曰。翼率衆入沔。將謀伐狄。旣至襄陽。狄尚彊。未可決戰。會康帝崩。兄冰薨。留長子方之于襄陽。自馳還夏口。殷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殷羨豫章。庾答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眞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爲此。卿輩亦那得坐談。語林曰。宣武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

直云聖長衰談士渊言竟是雖功。劉答曰晉
德靈長功豈在丙闕二人說小異故詳載之
○褚季野問孫盛鄴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
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
蠶室中。漢書曰李陵降匈奴武帝甚怒太史令
司馬遷盛明陵之忠帝以遷爲陵遊說
下遷腐刑乃述唐虞以來至于獲麟爲史記遷
與任安書曰李陵既生降僕又茸之以蠶室蘇
林注曰腐刑者作窖室蓄火時
如蠶室舊時平陰有蠶室獄。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
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爲中丞
阿鄒高崧小字也中興書曰崧字茂炎廣陵人
父悝光祿大夫崧少好學善史傳累遷吏部郎

侍中以公累免官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累違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